

## 疫情期间的特别纪念

## 他们开出的书单令人怦然心动

没有想到新一期“燕都思享会”与石家庄重启日汇合了,1月29日,窗外市民们奔走相告,可以持证上街了,室内线上读书会正在直播。居家的日子,基于特别场景的阅读,会插上翅膀,思维如有神助,嘉宾们合成的书单令人怦然心动。这是一份宝贵的市民阅读书单,也可称之为“城中人的一月书单”。

燕都融媒体记者 栗强



皇甫玉苓



刘世芬



李国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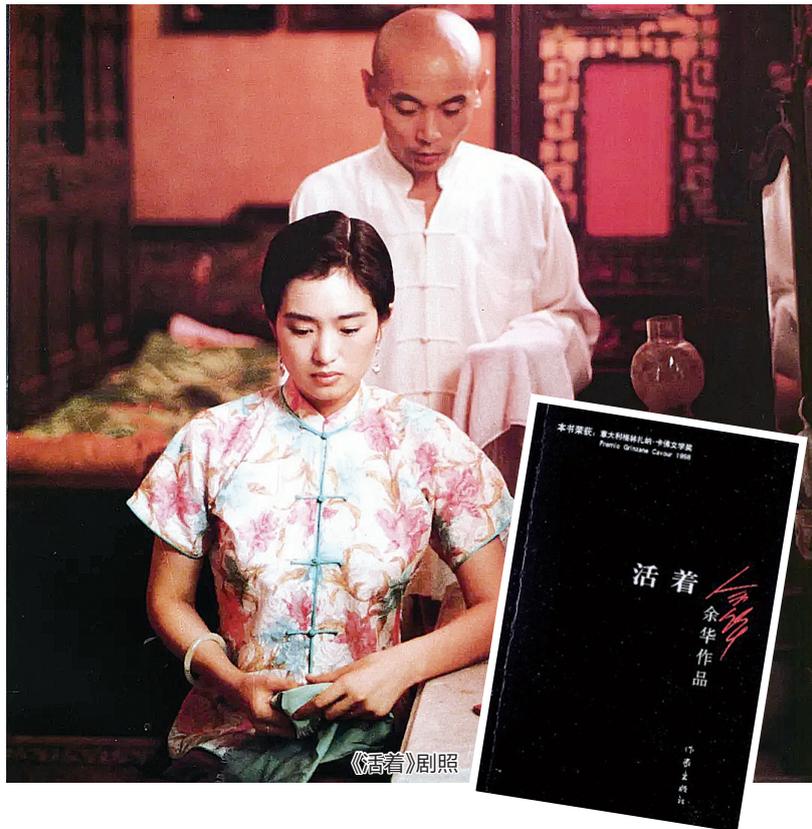
刘锋



于丹



谢志浩



《活着》剧照



## 文学经典的恒久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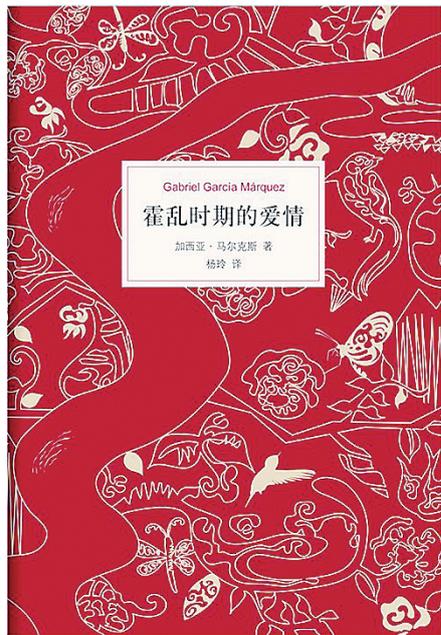
老实讲,余华的《活着》是第一本出现在这次抗疫报道中的文学经典。新闻报道里称,许多80后志愿者在与疫情的战斗中,身边带的就是余华的这本薄薄的小说,在此期间,有的人不止读了一遍,二刷的都有。哇,余华太骄傲了,没想到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作品中,他的小说给了年轻人无限慰藉和精神力量。

皇甫玉苓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她平时就喜欢读书,疫情期间,她打开余华这本《活着》也很偶然,这本书是她去年从网上买的,因为一直很忙,书到了,也一直没打开。

说到这本书,皇甫玉苓说,这本是她去年全国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买的,今年1月,石家庄、邢台发生疫情,居家的日子,关注每天的疫情播报,牵挂着远方的亲戚,那种情绪是需要阅读中平复的,“我是一口气读完了。小说主人公福贵的一生时间跨度很长,甚至是超级长,整部小说调子是很低的,写了福贵悲惨的一生,但又是顽强的。这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力量。”在线上思享会,皇甫还朗诵了小说中的一段,瞬间把大家带到余华冷峻、克制小说的世界里。“活着,真好!疫情过去了,我们要拥抱阳光,拥抱生活,享受当下每一天。”

无独有偶,作家刘世芬整个1月几乎都沉浸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她五年前读过这本小说,居家时光重温经典,她总结道,小说写了两次假霍乱、两段真爱情,她钟爱第二段76岁的阿里萨和72岁费尔米纳的爱情,他们乘着“新忠诚号”,航行在加勒比海上,大桅杆上挂着标志霍乱的黄色旗啦啦飘扬(为了躲避检查),爱情,永生永世,直到世界尽头,既魔幻又无比纯真,很有点面对瘟疫、人类不死的意味。

《霍乱时期的爱情》一再被人提起,更多是二号男主角阿里萨引人注目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马拉松。这期间,加勒比海沿岸又发生多次霍乱,阿里萨在53年中,记了25个笔记本,经历了622个女人。“这是一部爱情经典,将永远闪耀在文学的天空。”刘世芬说。



## 有时候你需要书的导引

生活中,人有时会遇到无力时刻。一个人总要顶住自己要躲到角落里去的那股劲头,居家期间,李国静拿起那本《被讨厌的勇气》。下面是她的动人讲述:

工作上的无能为力,家庭上的错综复杂,社交上的亲疏远近,这些原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独立的关系,居家期间集中爆发了,我感觉自己患上了“居家防疫综合征”。我会因为工作的不顺迁怒于家人,也会因为孩子的介入扰乱工作的节奏,整个人就像个刺猬,与世界格格不入,这是很糟糕的。

我就是这样的状态下走进了书里的阿德勒心理学。阿德勒理论启迪我理性看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给出的建议不是与世界“联系”,而是怎样分开“缠绕”。阿德勒认为,人生的三大课题即工作课题、社交课题和爱的课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三大人际关系,所谓“被讨厌的勇气”,也是告诉我们要勇于面对并解决人际关系。阿德勒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学会“课题分离”,就是看责任最后由谁承担。

##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天花板

于丹这次分享的是尤瓦尔的《人类简史》,蛮通透的一本,适合在疫情期间思考“我们究竟从哪儿来,又要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问题。家里客厅是超级大书房,但是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作为父亲的于丹,为了看书,他会到地下室,打开光线柔和的灯看书,享受属于自己的一段独处时光。这一段时间,他都是在看《人类简史》。

于丹说,书中提到的“人类智人说”颠覆了以往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点给他带来阅读上的震撼,尤瓦尔的书好玩的地方在于,他在书中提出许多崭新的观点,然后从世界各地搜索证据支撑论点。他的简史系列畅销,深层次的背景是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迭代更新,现在全世界的年轻人几乎保持了生活方式的同步,他们听相同的音乐,第一时间读到新印刷的畅销小说,有机会去逛全世界的博物馆。

“科技让人类变得更强大,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与此同时,更有信心应付爆发的疫情。”于丹说。“智人”,是人类重新认识自

所谓“分离”,就是要在自己准备干涉别人课题的时候及时收手,在别人干涉自己课题的时候勇于说“不”。

我的“居家防疫综合征”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之前把自己的课题和别人的课题交织在一起,就像自己的线缠绕着别人的线,蛮以为是彼此关心的“联系”,最后深陷“缠绕”泥潭。在阿德勒的心理学中,每个人的课题都是分离而又独特的,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学会“课题分离”,各自完成自己的“课题”,人际关系就变好了。

刘锋是写传记的,在居家等待城市重启的日子里,他又把林语堂那本《苏东坡传》看了一遍。东坡先生一生坎坷,一生豁达,特别是他面对诸多人生困境时依然能自我宽解,完成逆转,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普通人可能不理解传记作家日常怎么准备写作资料,“关于人物的各方面资料都要研究的,苏东坡写字落款时总是提到赵郡。赵郡是古时候一个地理名称,包括现在栾城、赵县、临城和赞皇,栾城是苏东坡祖籍所在地,你看他一直都在挂念赵郡,古人很可爱。”刘锋认为,遭遇困境,脚下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英才人杰会传递给我们力量。

己的结果,某些方面像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言,学习就是一种回忆,面对真理,我们探究真理,是因为我们原本就知道何为真理,“我比较简史类的书,《万物简史》也不错。人们不是都在说,科普很重要吗?”

每个人读书的习惯有所不同,对于大学老师、著名学者谢志浩来说,2021年1月,他按自己读书计划进行,读完了刘梦溪的《七十述学》。这是学者刘梦溪的自传性随笔,一代学者七十年跌宕风云。刘梦溪出生于1941年,生在旧社会,学在新社会,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代小学生。刘梦溪的根底,既得益于家学,也得益于师承。刘梦溪那个年代,他遇到的诸位高中老师,其学识和风度,在当代中国一所县城中学几乎绝迹。刘梦溪1961年进入大学,开始崭露头角,很快确立了其今后治学的方向。

谢志浩说,“一部《七十述学》,如山阴道上行,使人应接不暇,读来动人心弦。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生活际遇,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天花板。”这是他的心得。窗外,城市被按下暂停键,书海里思绪依然流动。